



怒马香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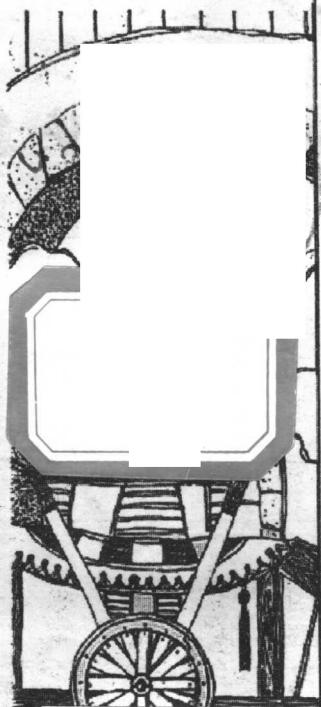
黄易

◆ 异侠系列

怒马香车

黄易 著

异侠系列



第二部 / 共三册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超脱前人窠臼

创新武侠意境

异侠系列·怒马香车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 包晓泉

封面设计 王 华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 刷 广西制图院地图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3 千字：2800

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363—3123—3/I·804 全套定价：26.80(三套)

其人其书

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《异侠系列》和《玄幻系列》。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，展示新奇的意境。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，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，俨然带起了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。如果说，在武侠文坛上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曾“三国鼎立”，各成一代宗主，那么，在众多后起高手中，黄易一出江湖，便脱颖而出，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。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犹言之过早，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。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，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，也是始料不及的。

看黄易的书，有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(体能和智力的极限)。其丰富的想象力，不拘一格的布局，宏大缜密的构思，紧凑精妙的情节，峰回路转的结局，着着出人意表，使读者不忍释手，欲罢不能。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、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，黄易小说的出台，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情况下，黄易小说的出台，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。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，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，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，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，心灵不再寂寞。

目 录

第六章	剑虹惊星斗	绫带扫山河	1
第七章	香车藏艳质	怒剑揭真情	55
第八章	两度玄功斗	一段武林秘	97
第九章	剑摇星斗动	掌发鬼神愁	137
第十章	龙潭逃巾幅	虎阱斗巨枭	159

第六章

剑虹惊星斗 绫带扫山河

曹适存轻轻叹道：“表弟，我知道你有很多话要问我，现在就问吧！”

杜少恒沉思着问道：“当我全家被劫持时，你是否还在我家中？”

从见面到现在，杜少恒一直不曾叫过一声表兄，足见他对这位表兄，似乎存在着某种成见。

但曹适存似乎一点也不计较这些，那张马脸上，始终是浮现着笑容：“当时，我不但仍在贵府，而且一直到现在，我仍在伺候着我姨妈，也就是令堂她老人家。”

“话怎么说？”

“因为，我也同时被劫持了。”

“但你现在却能自由活动，前来看我。”

曹适存苦笑道：“此行是奉命前来，而且是暗中有人监视的。”

“奉谁的命令？”

“自然是奉天一门主五绝神君之命。”

“奉命前来和我谈条件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这些暂时压后，我要先知道家慈她老人家的近况。”

“令堂和尊夫人等都很好，生活也过得很舒适，就是没有自由，不过，有一点却是非常令人遗憾。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杜少恒的身躯轻微地震动了一下。

曹适存道：“是令堂她老人家的神志，已经不清了。”

“……”杜少恒脸上肌肉扭曲着，满是痛苦神情。

“她老人家时常念着你，和汤紫云，石瑶姑的名字，不时书空咄咄，又哭又闹，并自己揍自己的耳光……”

杜少恒忽然截口厉喝道：“不要说了！”

曹适存正容说道：“表弟，逃避现实，可不是办法啊！”

杜少恒冷然注目，道：“那么，依你之见呢？”

“那就是接受天一门主的条件。”

“先不谈条件，我问你，你见过那位天一门主吗？”

“见过，但他每次都戴着面纱，所以，事实上还是等于没见过。”

“那么，他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变的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曹适存苦笑着点点头。

“那厮为何劫持我全家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也向他问过，但他却说，必须见到你时再说。”

“那么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曹适存有点茫然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那厮为什么也要将你劫持？”

“哦！劫持我的原因很简单，是要我照料令堂她

老人家的起居。”

“这王八蛋是倒是顾虑得很周到！”杜少恒冷笑着接道：“好！现在，说他的条件吧！”

曹适存苦笑道：“其实，他究竟要谈什么条件，我也弄不清楚，只不过是带来一个口信而已。”

“口信？”

“是的，由于你我谊属中表，又是经常伺候令堂的人，所以，天一门主，才特别派我到来。”

“哦！那是怎样的一个口信？”

“他要你随我去天一门总舵，由他直接跟你谈判，只要你接受他的条件，你的全家，包括我这不长进的表兄在内，都可以立即恢复自由。”

杜少恒冷笑道：“为什么要这么拐弯抹角的，目前，我已是他手掌中的鸡蛋，随便派一个人来，将我提去，不就得了吗！”

“事情没这么简单。”

“原因何在？”

“因为，你现在是二娘娘的人。”

“二娘娘不也是那厮的夫人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但他们之间，曾经有过协议，二娘娘的一切行动，都是绝对自由的，现在你既然是二娘娘的人，如非二娘娘特准，门主可不能随便提人。”

“这位二娘娘，可真够了不起的？”

“这位二娘娘可的确是了不起的。”曹适存故作

神秘接道：“表弟，听说，这位二娘娘某一方面的功夫，号称一绝，胃口也奇大，经常是夜无虚夕，嘻嘻……表弟，欢颜须及时是不错，但也要保重，千万别淘虚了身子。”

杜少恒冷然接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懂得！”

曹适存尴尬一笑道：“咱们都是年纪一大把的人了，这道理你当然懂得，但我一到这儿，就听说你的生活很不正常……”

“吃得饱，睡得着，何谓不正常？”

“但你整日里醇酒妇人，可不是办法，须知酒为穿肠毒药，色乃刮骨钢刀，再好的身子旦旦而伐，也是撑不住的，所以，我才特别提醒你一声，要多加节制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杜少恒轻轻一叹道：“表兄，你替我想想看，即使我珍惜这身体，又有什么用？”

“至少，你该为令堂着想。”

“我已无能为力，请恕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，家慈之所以落得目前的情形，一半是她老人家自讨的，我虽然有意分忧，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

曹适存连忙接道：“不！你是有力量可以解救她老人家的，只要跟我去总舵，和门主当面谈妥条件就行了。”

“对了。”杜少恒注目接道：“方才你说过，那厮没权力向这儿提人，那么，即使我愿意跟你去，又如何

能走得了呢？”

曹适存说道：“如果你自愿前往，二娘娘是不能阻止的，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协议条件之一。”

“……”杜少恒深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表弟，可以答应吗？”

沉思了少顷，杜少恒才注目问道：“天一门的总舵在何处？”

曹适存苦笑道：“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很巨大的天然石洞，大得可以容纳下三五百人，还绰绰有余，四周都是崇山峻岭，形势非常的险峻。”

“在河南地区，似乎只有伏牛山山区中，才有这等所在。”杜少恒沉思着接道：“好！你让我考虑一下。”

“要考虑多久呢？”

“最多三天之内，我会答复你。”

曹适存站起来，笑道：“好！我暂时告辞，但我为你借箸代筹，最好还是答应的好。”

“道理何在？”

“因为，你已算是一身之外无长物，他能向你提出什么苛刻条件来哩！所以，我认为不妨先行敷衍那厮一番，且将你的老母妻子救出来再说。”

“恐怕没这么简单。……”

“即使条件谈不拢，对你也没什么损失呀！到时候，你还可以再回来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，会有这种便宜事？”

“这都是那厮亲口告诉我的。”

“你好像是替那厮作说客而来？”

“也许可以这么说，但我的出发点，却是为你好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杜少恒挥挥手道“请吧！我要冷静地考虑一下。”

“好，好……我走，我走……”曹适存退出室外，并带上房门。

杜少恒禁不住深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又和衣躺了下去。

但他没有考虑多久，俏丫头冬梅又悄然进入。

她，迳自坐在床头，在杜少恒的脸上吻了一下，娇笑道：“怎么？表兄弟劫后重逢，也不多聊聊？”

杜少恒仍然在闭目养神，只是口中漫应道：“你管这么多闲事干吗？”

冬梅娇笑道：“我活着就是为了要管闲事，尤其是你的闲事。”

杜少恒仍然睁开眼睛，凝注着问道：“这话也有解释吗？”

“当然有，但目前还不到解释的时候。”

“那么，请出去，现在，我须要安静。”

“何必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哩！我又不是老虎，不会将你吃掉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杜大侠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对你这位表兄，好像很不投缘。”

“唔……”杜少恒算是默认了。

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我跟他，从小就合不来。”

“哦！你们从小就在一起？”

“是的，他幼失怙恃，所以一向就住在我家，长大后，就成为我家的总管……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们之间，等于是亲兄弟一样嘛！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但他平常游手好闲，不求长进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尤其喜欢像长舌妇一样，背后拨弄是非，弄得整个家庭中鸡犬不宁，因此，我不但从小就跟他合不来，长大后，并经常出手揍他，令人可恼的是，我父亲却常常偏袒着他，母亲也常常在暗中责备我，说我不该欺负一个失去父母的表兄。”

“令堂也很疼爱他？”

“那倒不见得，不过，由于他善伺人意，小聪明很多，因而很讨人欢喜。”

“这就怪不得了……”

“怪不得什么？”

“怪不得咱们门主连他也一并劫持来，伺候令堂。”冬梅娇笑着，又问道：“他也会武功吗？”

杜少恒有点不耐烦地，反问道：“你问这么多干

嘛？”

冬梅神秘地一笑道：“自然有道理的，但此刻，我只先告诉你一点儿，当他到达这儿之前，曾经跟娘娘闭门密谈了足有两个时辰。”

“啊！”杜少恒禁不住挺身坐了起来，注目问道：“说！他们谈了些什么？”

冬梅纤指一点他的额角，媚笑道：“瞧你这紧张劲儿，也不想想，他们闭门密谈，我能知道些什么哩！”

“闭门密谈？”

杜少恒蹙眉自语道：“一个贵为娘娘的人，跟一个等于是阶下囚的人，闭门密谈？”

“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！你别忘了，这个阶下囚，同时也是个大男人。”

“大男人又怎样？”

“一个大男人，和一个女人，关起房门来，长达两个时辰，你说会怎么样呢？”

她媚笑着。

“这个……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“不可思议的事情多着哩！比方说：有一个人，二十年前，是年轻一代中的顶尖高手，但现在，他却沦为一个三流角色，请问，这就可思议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，只是，有人认为你是故意装胡

羊。”

“话从何说起？”

“不但有人认为你是故意隐藏了实力，而且，也认为你到这儿来，使的是苦肉计，即使是纵情酒色，也是故意装出来的。”

杜少恒苦笑道：“那是谁说的？”

冬梅神秘地一笑，道：“暂时我不想告诉你。”

“你相信这些话？”

“我，算是将信将疑。”

“如果连你都不肯相信我，那就没得话说啦！”

“这话，听听都是蛮受用的，好像我已成为你的知己朋友了。”

杜少恒笑道：“现在，我们不是好朋友了吗？”

“别灌迷汤。我却认为离‘好朋友’三个字，还差上十万八千里哩！”

“那么怎样才能算是好朋友呢？”

“你的生活经验，远比我丰富，要怎样才能成为好朋友，应该问你自己。”她，娇媚地笑了笑，道：“你说是吗？”

“好，我们暂时不谈这些。”

“我没有意见。”

杜少恒沉思了一下，立即改变话题，道：“冬梅，方才来的那个曹适存，你以前见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

“方才，他说，他到这儿来，是有人监视着的，是吗？”

“这个，我倒弄不清楚，但有人陪同他一道来，是不错的。”

“你是否觉得他这个人，可有什么可疑之处？”

“我倒没有这个感觉。……”

“比方说，他跟十二娘闭门长谈……”

冬梅截口娇笑道：“你吃醋了？”

杜少恒苦笑道：“我凭什么吃醋，我不过觉得有点令人费解而已。”

“哪一点令人费解？”

“你想想看，凭适存那副德性，言语乏味，面目可憎，十二娘又怎会看上他的？”

“这叫作乌龟看王八，对了眼呀！”她媚笑着。

“再说，他们又是第一次见面……”

“你怎能断定他们是第一次见面？”

“方才，你不是说过，曹适存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吗！”

“第一次见到曹适存的是我。但他们之间，有可能在别的地方见过面，少恒，有一点我要提醒你。”冬梅含笑接道：“我叫你少恒，可以吗？”

“我没意见。”杜少恒苦笑着。

“那么，以后，我就这么叫你了，请听好，在本门中，男女关系，就和喝水一样，不管是谁口渴了，只要

面前有水，就可以取来解渴，懂了吗？”

“我懂，我懂……”

“现在，我也口渴了，该怎么办……”她，语声既嗲且腻，眉梢眼角，更是洋溢着无限风情。

“很简单，案头上有茶，也有酒……”

“不！我不要那个……”话声中，她已采取主动。

由于她就坐在杜少恒的床头，所以采取主动起来，方便之至。

这一来，可使杜少恒慌了起来。

他，一面撑拒着，一面促声说道：“不行！如果十二娘闯了进来，大家都下不了台。”

“没有那么严重，我已经说过，这种事情，在本门中，太平凡了。”她手中也在忙着，一面媚笑道：“而且，我不妨坦白告诉你，她和那个曹适存都走了，最快也得天黑以后才能回来。”

“他们两个一起走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去哪儿了？有什么事？”

“通通不知道……”

就这说话之间，两人都已成袒裼裸裎，一丝不挂了。

当然，杜少恒为了要摆络这个神秘，刁钻，又慧黠多姿的俏丫头，并未坚拒，否则，冬梅是不会那么容易解除他的“武装”的。